

# 同一个姿势

殷健灵



《种德堂》

李绪国作

在丁肇中祖居的西厢房，一张老式四柱木床靠墙摆放，床上被褥折叠整齐，床头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。照片里，76岁的丁肇中身着白衬衣灰裤，仰面躺在床上，双手平放身体两侧，面含笑意；身旁一名少年与他同枕，亦穿白衬衣灰裤，双手十指交叉，叠放在腹部，咧嘴大笑。

这张照片拍摄于2012年。那时，丁肇中带着家人——夫人、女儿、女婿、外孙和外孙女——回到位于山东日照涛雒镇的祖居。这是三代人第一次一起返乡。老人推开那扇多年未开启的大门，走进父母和幼时自己住过的房间。然后，他和衣躺下……

我想象着那一刻：一个在世界顶级实验室里寻找宇宙最基本粒子的科学家，一个40岁就站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物理学家，回到父母睡过的旧床上，躺下，双手安然放在身侧，就像任何一个回到故乡的老人。而他身旁那个混血少年，他的外孙，也学着他的样子躺下来。

数十年的漂泊与归乡的万千感慨，在那一刻相遇。外祖父用一生探索宇宙的秩序，而宇宙却早已把幽微本原的秩序安放在这里。当外祖父躺回童年的老床，外孙躺进未曾到过的故乡，贯通血脉的默契将两代人深深连接。

这处名为“五宅”的老院落，建于清光绪年间，种德堂、慎德堂等5个独立小院错落排列。如今，修复后的院落虽不及当年规模，但那青砖瓦地、木门石阶，依稀可辨曾经的气度。作家叶梅探访丁氏祖居后，曾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院子里枣树下姑娘们悄声呼唤，兄弟们环绕父亲膝前，绿荫下一片琅琅读书声。”那是丁肇中幼时的景象，是他母亲王隽英后来反复讲述给他听的画面。

兴趣，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。”  
如今，他的手写答谢词影印在祖居的展板上，和老照片一起供游人参观。可我总觉得，真正让我理解丁肇中的是那张照片——他躺在父母的旧床上，仰面朝天，双手安放身侧。  
一个人，无论走得有多远，站得多高，终究要回到童年的一张床上。

## 三

2005年，丁肇中带着儿子丁明童回到涛雒镇。丁明童在美国长大，那年他19岁。在祖墓前，丁肇中伫立良久，然后转过头，对儿子说：“你的根在这儿。”这次回国期间，丁肇中多次引用古语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”，又谦称自己是“树高一丈，落叶归根”。

2012年，丁肇中又带着全家回来。夫人、女儿、女婿、外孙和外孙女。他亲手推开祖居的大门，领着家人一间房一间房地流连。在种德堂前，他指着铜板上的字，一字一句地念给外孙和外孙女听。那些方块字，对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大约像一幅幅微型图画。

然后，他走进了西厢房。一位76岁的老人，在经历了一生的奔走，在探寻了宇宙最微小的粒子之后，跋涉千山万水归来，回到父母睡过的旧床上，躺下来。

这张床也许已不是丁肇中童年时躺过的那张床，岁月流逝将旧物冲刷殆尽。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“躺下”这个动作本身。重要的是他选择用这个姿势来面对家人，面对这座祖宅。而在他身旁，那个混血少年，他的外孙，也学着外祖父的样子躺下，双手交叠，放在腹部。

少年的中文名沿用了丁肇中父亲的名字：观海。但他大概不太会说中文。对于眼前这座祖宅、这个叫涛雒的小镇、这个叫日照的城市，他或许只有模糊的概念。可他躺了下来，和外祖父的姿势一样。

解说员介绍说，那天丁肇中特别高兴，他感谢了当地政府的安排，还接受了政府赠送的家谱，他说家谱“让他的后代了解了家族的来源和历史”。可我觉得，对于混血少年观海来说，最好的了解方式，或许不是家谱，不是铜板上的方块字，不是满墙的展板和照片，而是那个姿势——是和外祖父一起，并排躺在祖居的旧床上，仰面朝天，感受和外祖父相通的气息。

## 四

走出西厢房，细雨止歇。连日雨水，让夏季的日照有了些凉意。院子里的草木被雨水洗过，更显苍翠。墙角的青竹、院中央的枣树，还有松柏和梅花，在天光下舒展着枝叶。那一丛丛绿，格外葳蕤葱郁。

解说员说，这里的植物比别处繁盛。那些植物像是被什么东西浸润着，那是绵延不绝的文脉，也是从未中断的念想。我想，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滋养，是因为有人记得它们，是因为那些人们无论走了多远都会回来看看，是因为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”。

丁肇中曾经多次回到日照。从1985年到2018年，33年间，他一次次回来，一次次推开祖居的门。他曾在日照海边的沙滩上捧起一杯黄沙，久久凝视。他曾说：“乡愁是每个不在国内的中国人都会有的情感，我每次飞回山东，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觉。”一个“回”字，是游子对故土最本能的认定。就像那天，丁肇中和外孙在祖居的旧床上并排躺下，那一刻，语言是多余的，只剩下同一个姿势——那是血脉的姿势、文化的姿势、根的姿势。

走出祖居，我在门外站了很久。雨后初霁的阳光把青砖地照得发亮，空气里涌动着泥土和草木的清冽芬芳。我想，一百年后，丁家的后人还会回到这里。当他们走进西厢房，看到那张旧床以及床头的照片，或许也会脱了鞋，躺上去，仰面朝天——就像他们的祖辈一样，就像那个叫“观海”的混血少年和他的外祖父一样。

# 夏日钓虾记

吴子悠

夏天来了，天热得让人不想动。每到这时候，我最想做的是去钓龙虾。

龙虾比鱼好钓。钓鱼要有耐心，要静静地坐着，眼睛盯着浮漂，一动不敢动。龙虾不同，它贪吃，一上钩就不松口，拉上来就是了。

小时候，每到夏天我们几个孩子就相约去钓龙虾。工具简单得很：一根竹竿，一头系根棉线，不需要浮漂。线头上拴一小块肉，最好是猪肝，因为它腥味重，是龙虾的最爱。如果没有猪肝，那就用田螺肉。饵料沉到水底，线一动，就是有龙虾上钩了。记得那时候我们一群孩子，每人一根竿，排排坐在塘埂上，活像姜太公。

古人钓鱼讲究的是意境。柳宗元写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寂寞，张志和写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的逍遥。我们钓龙虾，既不寂寞，也不逍遥，满心满眼的是热闹，是贪嘴。

龙虾咬饵的感觉和鱼不一样。鱼咬钩是浮漂轻轻一点，然后猛地一沉。龙虾是用钳子夹住肉，慢慢地往洞里拖。你看见线在动，就知道它来了。这时候不能急，要等它夹紧了再往上提，一只龙虾就出水了。

有一年夏天，我和表哥去村里的池塘钓龙虾。太阳毒得很，晒得头皮发烫。我们戴着草帽，坐在塘埂上，脚泡在水里凉丝丝的。表哥是急性子，线一动他就提，提了十几次，才钓上来两三只。我不急，等线动得厉害了，再慢慢往上提。那天下午我钓了大半桶，表哥只钓了七八只。他气不过，说我的饵料好。我说不是饵料好，是心静。

钓回来的龙虾，母亲一只一只刷干净，剪去虾须，挑去虾肠。锅里放油，烧热了葱姜蒜、干辣椒，爆香后把龙虾倒进去大火翻炒。虾壳变红后烹一点料酒，加酱油、糖、盐翻炒几下，再加一碗水盖上锅盖焖。焖到汤汁收干，撒一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

盛在大盆里，龙虾红彤彤的，辛辣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我们小孩子等不及，用手抓了吃。先嚼一口壳上又香又辣的汤汁，然后剥开壳，露出白嫩的虾肉，蘸一点汤汁放进嘴里，又鲜又韧。一只接一只，孩子们吃得手都红了，嘴也辣了，还不肯停。

在孩子们眼中，夏日最是忙里偷闲的好时节。知了叫了，龙虾肥了，夏天就有了盼头。现在每到夏天，听见知了叫，我还是会想起儿时藕塘边那些下午和母亲烹饪龙虾的那一口辣。这就是我记忆里夏天的味道。

在河北沧州，流传着纪晓岚的许多传说。

传说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个秋天，正值汛期的滹沱河水流湍急，横跨滹沱河的单桥上，纪晓岚乘坐的官轿失去平衡重重倒地，将纪晓岚摔出轿外。轿夫与随从吓呆了，以为要被治罪，没想到纪晓岚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随口吟出四句诗：

失足寻常事，疲癯不汝忧。 忍饥今几日？我是故乡人。

那时候，驿站负责接待来往的官员、信使，献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，驿卒任务繁重、终日辛劳。纪晓岚体谅他们的苦处，安慰道：摔个跤是很平常的事，不用怕，我也是献县子弟。

单桥至今犹在。这是一座建于明朝的石桥。为适应河湾处的湍急水流，石桥南高北低，南北两侧跨径、拱顶高程各不相同，两端桥头的高差接近1.8米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300多年来，终日车马往来，川流不息。

这个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妇孺皆知。那首题为《单家桥道中赠驿卒》的诗，便收录在《纪文达公遗集》中。纪晓岚出生于河北省沧州市。在诸多戏曲、影视及传说里，纪晓岚常常被塑造成幽默才子的形象。但比起那些机锋妙语，更令家乡人感念的，是他对故土的深情。

他挚爱这片土地。他在应邀为新建“日华书院”撰写的《日华书院碑记》中写道：“献县，于河间为大邑。土地沃衍，而人多敦本重农……又风气质朴。”字里行间充满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由衷赞赏。这片土地上也镌刻着他鲜活的童年记忆。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被鲁迅评价为“隽思妙语，时足解颐”，书中写了近1200则故事，其中400多则发生在他的家乡。

流经沧州的大运河，当年叫卫河，是纪晓岚流连忘返的地方。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，纪晓岚多次写到夏天跟着祖母去卫河边避暑的经历。“余有庄在沧城南，曰上河涯……旧有水明楼五楹，下瞰卫河。帆船来往栏栅下，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，皆游眺佳处。”站在自家的水明楼上能看到卫河风光，河里的风帆在楼下的栏杆旁边穿梭，这是他少年时惬意的游赏之地。

纪晓岚对于家乡的酒也非常推崇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笔法简练、惜墨如金，但在写到沧州酒的时候，他不厌其烦，从取水、酿造到储存方法、口味体验，一一娓娓道来。“沧州酒，阮亭先生谓之‘麻姑酒’，然土人实无此称……其酒非市井所能酿，必旧家世族，代相授受，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。”酿酒的工艺重要，用水也极其讲究。“水虽取于卫河，而黄流不可以为酒，必于南川楼下，如金山取江心泉法，以锡罍沉至河底，取其地涌之清泉，始有冲虚之致。”酿酒所用的卫河水，必须像镇江金山寺取江心泉的方法一样，在南川楼下的运河河中央，用锡做的罐子沉到河底去取水，这样酿出来的酒才味道淡雅。此外因这酒“畏寒畏暑，畏湿畏蒸”，所以还要精心储藏，“必度阁至十年以外，乃为上品。”

纪晓岚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，特别是家乡的红枣。“崔庄多枣，动辄成林。俗谓之枣行。”对于游子来说，“枣行”是亲切的乡音。“余乡产枣，北以车运供京师，南随漕船以贩鬻于诸省，土人多以为恒业。”家乡盛产红枣，往北可以用大车直接运到京城去卖；往南则可以装上大运河的漕运船只，销往外地。因为红枣不仅是家乡的特产，而且是家乡百姓的生活依托，纪晓岚在《食枣杂咏》六首中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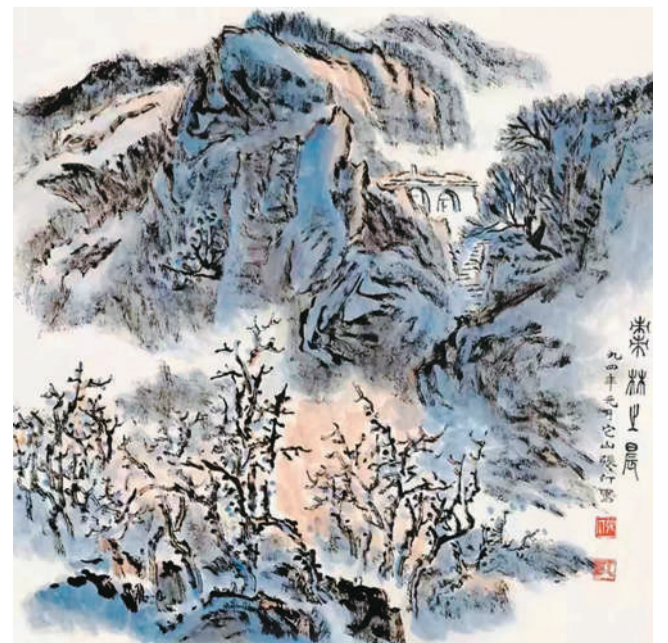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剥枣时，檐瓦晒红。 持此奉嘉宾，为物苦不厚。 岂知备贻馔，兼可登筵豆。 桂子不可食，馨香徒满袖。

枣儿成熟了，鲜红的枣儿晾晒在屋檐上，装扮出家乡最美丽的风景。将红枣赠予宾客，虽非厚礼，却比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更显情真意切。

纪晓岚还懂红枣的种植管理。“枣未熟时，最畏雾。”如果这时候让雾气浸着了，枣子就会变得干瘪无肉。所以每当雾气初起的时候，人们要么在上风处堆上柴草点燃，用浓烟驱散雾气；要么把鸟铳排列在一起，迎着雾气一顿猛放，这样雾气消散得比燃烧柴草更快。已近古稀之年的纪晓岚，居然记得家乡为红枣驱雾的方法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这片土地是他的精神归宿。父亲纪容舒病逝，纪晓岚从福建回老家奔丧，守孝期间，他建了一座书楼“对云楼”。登楼远眺，纪晓岚心潮起伏。他生在这里，长在这里，在这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。后来父亲进京做官带他离开家乡，直到考中进士之前，他一直往返于家乡和京城。思绪万千，对景生情，他写下了《自闽回里筑对云楼成偶题》：

还乡翻似到天涯，筑得书楼便作家。 偶睇郛原成野趣，拟从田老课桑麻。 乡愁这杯酒越久越醇。在家乡的大地上，红枣树连成一片，蔚为壮观。那位一代才子，就静静地长眠在这里。



《枣林之晨》

张 仝作

# 一代才子的乡愁

郭华

风味

# 会理薄片

李美桦

我的家乡四川会理美食众多，薄片尤为受本地人和游客喜爱。

薄片看起来和春卷差不多，区别在于馅料以及包好后是否下锅煎炸。会理的春卷馅料通常荤素搭配，多用肉丝、香菇、冬笋、豆芽、胡萝卜炒制，勾上薄芡，包入面皮，放油锅煎炸至金黄。人嘴咔嚓一声，就把迎春纳福的美好寓意融进这口酥脆里。薄片的馅料全是素菜，面皮里是新鲜香脆的凉拌菜蔬丝，现包即吃，要的就是那一口鲜嫩水灵。

位于川滇交界的古城会理，蜀韵滇风交融，气候宜人温暖如春，薄片一年四季都有市场。除了常见的萝卜、茼蒿、黄瓜、豆芽、黄花草菜、海带、粉丝外，苕茎、青笋、蕨苔、茭白、洋葱瓜等都可以切成细丝作为馅料，再调入熟油辣椒、酱油、陈醋、花椒、蒜末，佐以少量的盐、白糖、味精、芝麻，撒上香葱茼蒿，就是烙印着季节芳香的美味。

吃会理薄片，最合适的时间还是春夏之交。梨花白，樱桃红，杏儿黄，葱茏的大地萌

动着勃勃生机。地里的瓜果蔬菜吸收了日月精华，红的红，绿的绿，白的白，嫩汪汪，水灵灵。将新鲜时蔬切丝凉拌，用面皮包卷起来，吃在嘴里麻辣酸爽，脆脆的、香香的、凉凉的，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美好馈赠。

做薄片的第一道工序是烙制面皮。原料很简单，只需要普通面粉加少许盐，用水调成面团。烧热炉上的平底锅，捏住面团，往锅里一涂一抹，很快就烙烤而成。这操作看似简单，细节却多，面团稀稠、火力大小、下手轻重、时间长短、起锅火候都有讲究，靠的是一次次制作攒下的经验和用时间打磨出来的耐心。

古城东街菜市场旁边有家卖薄片的小摊，摆摊的妹子热情大方，手脚麻利。炉火殷殷，热气缭绕，她从盆里揪起一把面团，往锅里轻轻一抹，一旋，再顺势收起。微微一声碎响，那抹白渐渐变成淡淡的麦黄。妹子伸出两指，飞快捏住翘起的边，轻轻一揭，就是一张恰到好处的面皮。面皮边缘自然翘卷，薄如蝉翼，透光精巧，吃着筋道、绵软而不失麦香。只见她一揪、一抹、一旋、一揭之间，面皮在簸箩里很快重重叠叠堆成一摞。妹子卖面皮，也备有各种调料和切成细丝的蔬菜。她卖的薄片现拌现包，客人一口下去，脆嫩麻辣，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。

会理薄片街边小摊有，宾馆饭店的餐桌上同样有。觥筹交错间，主人戴上一一次性手套，拿出面皮摊开，夹起盘中的凉拌菜蔬丝，层层包卷中的麻辣鲜香，正如满满的心意。当然，买一摞薄片面皮回家，根据自家喜好，选择时令蔬菜切丝凉拌，用面皮卷着吃，也是一家人的最爱。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几个外地网友慕名来游会理古城。老街、小巷、大院、门楼、雕窗，在他们眼里是那样新奇。晚饭安排在城郊农家乐，主菜是会理的野生菌土鸡火锅。要开席的时候，妻子晚到一步，她小心翼翼地拿出几个手提袋，说：“客人听说会理薄片好，都想尝一尝。瞧，菜市场旁边的妹子现烙现拌的！”

每一道别致的美食，都是浸润着人间烟火的文化印记。远在他乡的游子，不管走得有多远，最难忘记的，除了家乡的风物、民俗外，还有这口余韵悠长的脆嫩美味。